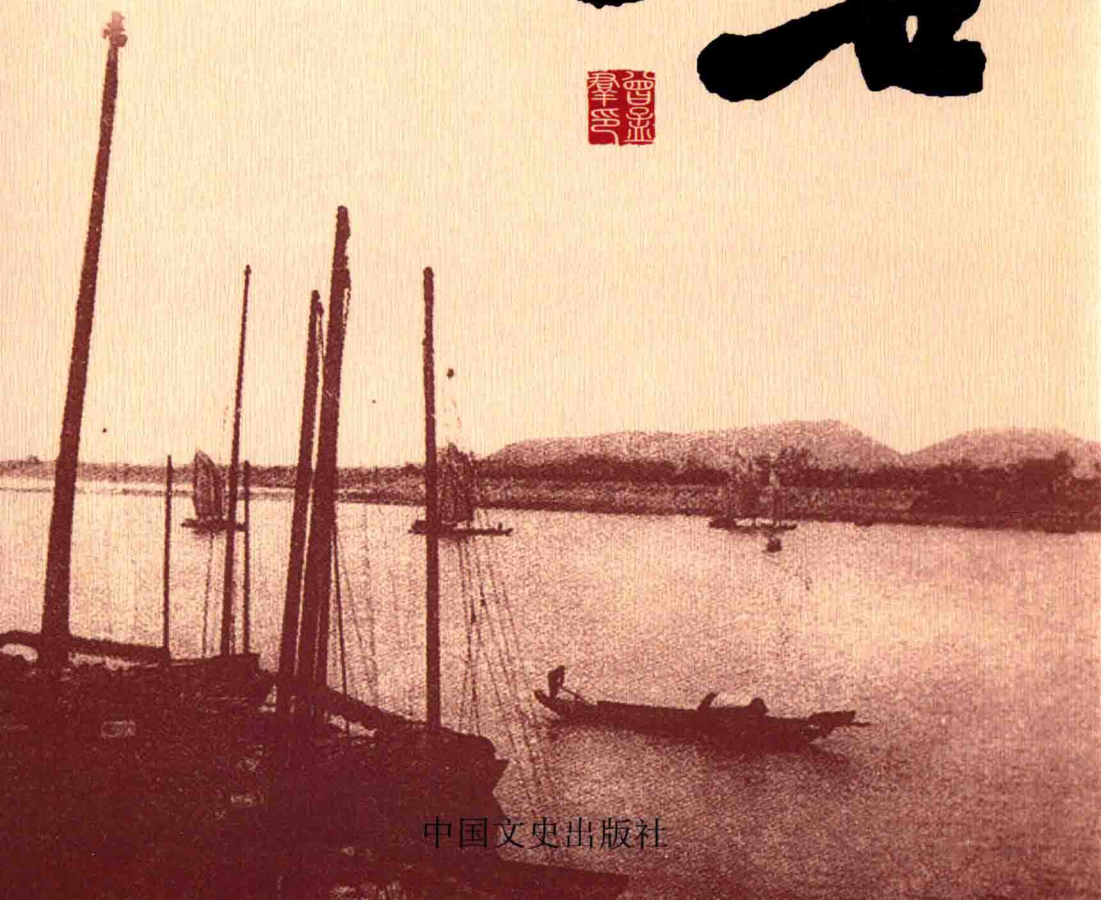


商 家 乱 世



曾孟群◎著

国仇家恨的豪情岁月，
热血激荡的悲欢离合
命运迁徙的家族故事，
生离死别的亲情历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南家乱世

曾孟群◎著



文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商家 / 曾孟群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034-5557-5

I. ①乱…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272 号

责任编辑: 王文运 赵姣娇 装帧设计: 王 琳 杨宁建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赞佩的心灵流淌

潘 飞

曾孟群先生的长篇小说《乱世商家》，讲的是江西赣江中、下游丰城县野鹤村曾家从商引发的故事。“一个包袱一把伞，去到湖南当老板”。曾家就是江西人历经战乱、千辛万苦“走湖广”做生意的典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以湖南长沙老字号“怡和昌”的真实人物曾毓波为主线，描写了他和他一家人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兵荒马乱、嬗变岁月时期从商的创业艰辛和生存境遇，揭示了生意人残酷而真实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律动。从晚清、民国至解放初，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既多灾多难，又轰轰烈烈，湖南作为当时的聚焦点之一，曾毓波和他一家人必然与当时的历史时代及其历史重要人物有所牵连。小说正是通过描写他和他一家人的经历，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伟大变迁。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感人肺腑。

曾孟群叙说的典型事件是由相对完美的典型人物完成的。曾毓波就是代表。貌似文弱的他走出家门，艰辛

地闯荡生意，睿智地谋商经商，宽厚地广交商友，诚信营商，仁义不奸，和气生财，商系百姓，心系国家，既有商情、国情、民情，亦有乡情、家情、亲情。当洪灾肆虐、田禾尽失、百姓流离失所之时，他组织商家，共襄善举，积善积德，向灾民施粥，救民苦难，解灾民燃眉之急；当武昌起义军急需粮食时，他剪辮削发，率先慷慨解囊，并联合商户，为部队筹集粮食，为推翻清政府尽力效力；当辛亥革命前由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镇压失败后，他只身夜入监狱，营救义军革命党人雷啸天；当他支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被因“通共”关进监狱，严刑拷打，受尽折磨，然始终坚贞不屈；当路遇日本浪人石原一伙抢劫时，他嫉恶如仇，沉着应对，击败倭寇；当遇到横行姜镇一霸赵菊泉正在挥刀施野欺负乡民，文绉绉的他，伸出手脚；当遇难被救，他铭记心坎，回报恩人；当搭救了财权显赫的官人之女，他婉拒而去；当穷苦人朱三贵夜偷曾家，其兄长毓新一棍打断三贵腿时，他虽然愤恨偷鸡摸狗的朱三贵，然依然将三贵背回家，又是出钱请医生接骨治伤，又是给钱帮三贵做小生意，使三贵和母亲感激涕零；当二哥毓新与他翻脸分道扬镳后，毓新运输翻船，千金毁于湖中，为了曾家的信誉，他想法替毓新还债；他出资为家乡修路，造福于民，惠及子孙……将生意人的曾毓波、心地善良的曾毓波、加入革命行列的曾毓波刻画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呈现了一位爱国、爱民的中国商人的形象。

曾孟群叙说的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入微。如，作者描写曾毓波对店员的一番话：“生意人经商，要取之有道，诚信为本，往好油里掺杂油，往白酒里掺凉水，这些掺杂使假的事，等于自毁招牌。别人上你一次当，第二次就不会再来了。我们开的是杂货店，店面上经营的都是些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小生意，口碑特别重要，你对顾客好，他就认你，回头客就多。即便是个小孩来买几毫钱的蚕豆，你多给他一颗糖粒子，他下次还会来。”再如，作者描写毓波带着孙子回老家野鹅村时情景：这条路，他不知道走过多少次，每次走过这里心情都不

一样。田里的稻谷，天上飞过的野鸭，河边的垂柳，柳树上停留的鹭鸶，勾引起他对往事的许多回忆。母亲多少年前就去世了，但是他想起每次离家时，母亲总是在村头目送自己的情景。那是一种多么深沉的牵挂和记忆。远远地，村中大樟树的影子映入他的眼帘。纪尧在问：“公公，还有多远啦？”毓波指着远方的大樟树说：“就在那几棵大樟树下，攒劲走，一会儿就到了！”纪尧说：“你总说快到了，快到了，半天也不得到。”爷爷说：“真的快到了，路是越走越短的。”

可见作者的文笔之灵健，功底之厚实。

曾先生的这部长篇二十余万言，布局十六章，章章主题鲜明，篇篇故事美妙；四十多号人物，人人有血有肉，个个性格各异。对社会世事的关注、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人生人性的关照，体现在字里行间。“摘人眼球，难以掩卷”确是毫不夸张的感受。

目下，纸制的、电子的小说，林林总总，使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友人送来超过五十万字以上的，敬慕其写作的毅力恒力的同时，也着实有点望而生畏。是呀，即使确属“佛跳墙”、鱼翅、燕窝之类的精品美食大餐，端在桌面上多了，也会令人摆头晃脑，进而厌烦。大餐与大作、物质与精神似为等同。这恐怕就是那种审美疲劳吧。曾先生的《乱世商家》是心里的流淌，不长不短，正好！合口味，味道好。

我赞佩！赞佩我国电力系统的这位老作家在 132 万字的长篇小说《老大这辈子》（上、下卷）出版不久的长篇新作《乱世商家》的问世。赞佩他笔耕不辍。赞佩他坚韧毅力。

生姜还是老的辣。年过七旬的曾孟群就是。人是。作品是。

（潘飞：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编剧）

目 录

一 野鹅村	1
二 险走湖广	17
三 水码头姜镇	38
四 痛哭忠魂	60
五 龙船竞渡	80
六 回乡起屋	93
七 创建怡和昌	118
八 迎娶新娘	132
九 兄弟阋墙	166
十 翠云岭遇险	182
十一 姜镇修路	202
十二 烈火燃烧	220
十三 红军进长沙	245
十四 文夕大火	263
十五 难忘岁月	289
十六 黎明前后	307
后 记	336

一 野鹤村

很多人都知道“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故事，年纪大一些的会知道“湖广填四川”；其实，比这历史更久远、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故事，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

所谓“湖广”包括湖南和湖北两省，在明朝的时候，这两个省叫“湖广省”，它的范围，或大、或小，以后有所变化，最后才分成湖南、湖北两省。

从唐朝开始，经五代、宋、元、明、清，一直有大量的江西移民大批涌入湖广，以唐朝、元末明初两次规模最大，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江西移民向西，涌入湖南为最大宗；再向北，往湖北、安徽、中原、甘陕；向西再进入川、黔、滇；向南，经湘粤边境，翻过南岭进入两广、海南；向东，到江浙、福建，直到台湾。其中湘、粤、川人的祖籍大多为赣籍，所以他们称江西籍人为“老表”，足见其关系之密切。

“江西填湖广”和其他地方历次大移民有相似之处，与战争、饥荒、当朝政治、经济，或与被注入的省份人口大批死亡之类的原因密切相关，演绎了许多说不完的壮烈、悲怆和奋争的故事。

19世纪中末期到20世纪初，中国正是多事之秋：从鸦片战争开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积贫积弱，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没几年，到1901年，又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中国已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惨境。百姓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国家动荡，各地战祸、起义不断，一些仁人志士都在为国家寻求一条出路忙碌。

我讲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赣江中、下游，鄱阳湖盆地南端，丰城县辖一个叫野鹅村的地方。这个村子交通闭塞，离县城数十里，百姓以耕作为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但是，地势低洼，没有什么太多的水利设施，靠天吃饭，年景好，有足够的粮食供当地百姓生活，每当别处旱灾，无计可施时，这里便是丰收大年；一旦水涝，则情况相反，颗粒无收，百姓生计艰难，四处流落。到19世纪末晚清，野鹅村也就十几户人家。由于四周水塘密布，低湿环境，每年冬季都会有大批南迁野雁在此歇脚，稍事停留，继续南迁，所以这里后来就被称为“野鹅村”。

和其他村庄一样，这里的村子都是一村一姓，曾姓和陈姓在这一带比较集中，曾姓村落较多，素有“九陈十八曾”之说，陈姓村庄不少，曾姓更多，野鹅村一村都姓曾；附近其他姓氏，如熊、杨、朱、袁等村落都有，但是，较为分散、零星。

这里说一下曾氏的由来：相传，这曾姓人家的老祖即黄帝，黄帝生三子，长子昌意为曾姓祖，如果以昌意为黄帝之后的第一代，那么第四代就是鼎鼎大名的大禹了，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以后，政权更替，直到第八代“少康中兴”复国，后由长子杼嗣位。公元前2118年，少康次子曲烈封鄫（山东苍山县西北）地，其后人，经夏、商、周相继为王1157年，最后为其姑舅亲莒国所灭。随后，鄫太子遭鲁，世子巫到鲁国当大夫，去邑为曾，居山东武城（山东费县西南），曾姓人家就此开始。曾姓传衍，从未有掺杂、更改、断续，伦续不乱，为我国最纯正的姓氏之一；也正因为这样，曾氏之间是不可以通婚的。否则，形成乱伦。

巫之重孙点，即为曾子曾参（公元前505—公元前435年）的父亲，居山东济宁州佳祥县。曾参在世，辞官不做，收徒讲学，终成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家，吴起、孔子之孙子思（孟子之师）等都是他的学生，被后人尊为宗圣。死后，各种谥封甚多。曾姓人家也以曾参为一世始祖，开始往下排辈，至今已有八九十代了。

为什么说曾氏有鲁国和卢陵两望，曾姓人家怎么到江西卢陵来的呢？原来十五世据公在东汉时为谏大夫，封关内侯，王莽篡政后，耻与“乱臣贼子”为伍，不受相位，为避害，公元10年携族人千余南迁豫章郡（南昌），

后再迁卢陵郡（吉安）吉阳乡（吉水县）。时光荏苒，支脉发展，逐渐融入江西的社会之中。北方的移民，如闯关东，走西口与饥荒、灾害密切相关，而曾氏族人南迁则与当时的政事紧密相连。曾氏族人到赣地以后，再随当地社会移民迁徙江南各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到五十三世奇能公才迁居丰城县野鹅村，这就是野鹅村曾姓人家的来历。曾氏族人，历朝历代，不乏官宦之家，但是，大多数人，仍旧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农耕生活，布衣终生。

野鹅村里有三株巨大的樟树，是村子的标志，十几里之外都可以见到，传说这三株大树就是奇能公当年种下的，村边树旁住着一户叫曾兴文的人家，曾兴文是曾姓六十八世传人，道光十六年出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和当时其他人一样，中等身材，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土布灰色长衫，腰里扎着条萝卜手巾围腰，为行走便利，总爱把长衫的一角掖在围腰上。这萝卜手巾是当地自制的一种土布手巾，宽一尺，长三尺多，特别在热天，几乎是当地男人必备之物，烈日炎炎，推着鸡公车，用来擦汗；有时，抖开萝卜手巾，往腰上一围，裤子脱光，下身就剩这条土布遮羞，人凉快轻便许多。

兴文家有水田十余亩，这人不仅勤于耕作，还能兼做兽医，娶杨氏为妻，生一男毓青。曾兴文人缘不错，性格豪爽，还略通拳脚搏技，但是，从不惹是生非，乡里间有什么需求，只要所能，都能有求必应。日子过得也还算安静。偏生老天不长眼，38岁那年，也是大雨滂沱，杨氏重病不起，曾兴文求神拜佛，借船载着媳妇四处求医，那个时候有什么医疗条件？折腾一年，终无所得，第二年，杨氏病故，无论人力、财力、心理，都给了他重重一击。

野鹅村近边还有个叫钉木桩的村子，原来和野鹅村是一个村，因为隔着几个水塘和河浜，就像野鹅村边钉的一个木桩，于是“钉木桩”就成了这里的名字。当地口音叫“垫木桩”。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聚集成另一个村子，另成体系，“钉木桩”的名字也就固定下来，曾兴文的弟弟曾兴章就住在那个村子。在曾兴章和亲友的撮合下，曾兴文续娶黄氏为妻。黄氏小兴文14岁，万幸的是，此人甚是贤惠，知书达理，使兴文渡过重重难关，并为他生育三男一女，分别叫毓新、毓贵、春莲、毓波。

黄氏为人厚道，视毓青为己出，一家和睦，曾兴文经过头一次打击，虽然财力大不如前，但在黄氏鼎力维持下，日子也还算勉强支撑。光绪二十四年，曾兴文去世，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那年，黄氏年近五十，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守着几亩薄田，难以为继。

曾兴文在世时，老大毓青小时也读过几年私塾，经、史、子、集读了不少，父亲曾兴文就想把他培养成读书人，毓青也还算用功，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后来送到省城豫章（南昌）去深造，杨氏和兴文相继去世后，家境大不如前，守着几亩薄田，黄氏省吃俭用，依旧维持着毓青的学业，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将亲女儿春莲寄养到袁家村一个叫袁禄寿的人家，实际在那里当了童养媳，又将十几岁的三子毓贵过继到小叔子曾兴章门下，以减轻家中负担。

毓青在省城读书，开始每年还能回家看看，以后，竟不知去往何处。只听说要去办什么要紧的事情，叫家里不必操心，那还能不操心？如今世道又乱，1894年，国家海上吃了败仗，到处烽烟四起，把黄氏急坏了，托人去找，始终没有消息。

小叔子曾兴章年过花甲，胡子都白了，但红光满面，精力还旺盛，平时，总喜欢拿一把铜制水烟袋，坐在椅子上，吸上几口。吸这种烟袋很有讲究，吸不好就会把烟袋里的水吸进嘴里；还有吹纸捻也是一门技术，不会的人吹不着，要先放松纸捻，用短促的气体对着吹，才能吹出明火。他在钉木桩日子过得比他哥哥兴旺，多少年前远走湖广，现在又在湖南姜镇一带兴业，开南货铺，还买了田地，极少回到乡里，家里正缺人手，毓贵是至亲，哥哥的儿子，农家的孩子当家早，毓贵十五六岁，老实、憨厚，干农活已是把好手，而且，还继承了其父的兽医技艺，钉木桩与野鹅村又仅一水相隔，自然乐意收下这个白得的儿子。

自毓贵到二叔兴章家，全家农作及里外之事都交由二子毓新打理，这毓新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身体强壮，闯劲十足，倒也勤俭奋力。老太太黄氏勉强把家维持了下来，唯独最小的儿子毓波，身材修长，面孔清癯，文质彬彬，老太太坚持让他读书，先在邻村读了两年私塾，后又把他送到张巷小学堂深造。这毓波十一岁，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老师和家人喜欢。无奈家中拮据，看到老母与兄长操劳，毓波一心想辍学回家相帮。老太太劝

说：“儿啊！曾家历代书香继世，你爹就是少了读书，不得不耕田种地，如今，毓青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能再在你这一代断续，你年纪尚小，要抓紧读书深造，将来，娘和一家人就指望你能得个功名，才有出头之日！”

大哥毓青是毓波最佩服的了，虽然不是娘亲生的，但是，他人很好，又能干，学问又高，竟莫名其妙地出走了，他忧心忡忡地对母亲说：“娘啊，家里这个样子，叫儿怎能安心书桌？”

老太太叹了口气：“唉，但凡有一线生路，也不能只顾眼前，家里的事，是你操心得了的？”

毓波说服不了老娘，只好继续学业。张巷与野鹅村相距数里，毓波早出晚归，不敢懈怠。

已经是1905年了，这天，毓波刚从外面回来，只听得村子里突然一阵慌乱，许多人跑了出来，原来，官府正在捉拿疑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反绑着从家里带了出来，接着，他的女人抱着孩子哭天喊地地跟着出来，族人正在和官差交涉，毓波问旁边一个妇人：“怎么回事？”

妇人说：“听说他前几年去山东贩枣时参加了义和团叛乱，命案在身，在外躲了几年，以为没事了，这次刚回，官家就来抓捕。差人说了，他还加入了什么会党。”

远远地只听那差人也在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人和洋人早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凡涉拳案人员，一律严惩不贷，案犯跑山东去闹事，逃逸多年，今日捉拿归案！要想活命，准备银两赎身。”

毓波气愤地说：“这不明摆着是敲诈勒索！”

妇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这年六七月，这一带河水通涨，阴雨绵绵，眼看今年早稻又要绝收了，这下半年的生计如何安排？要是晚稻再绝收，全年就要闹饥荒，愁煞一家人。

正在这时，得知二叔兴章从湖南回来，毓新对老娘说：“娘啊！这样下去真不是办法，二叔从湖南回来了，听说他老人家在那边发达了，你看我们这里，连年闹灾，再加上官府每年都要征收赔款赋税银两，生计不保，大哥不知去向，四弟又太小，哪里是头？真没法活了，儿想跟二叔去湖南学做生意，可我一走，就剩下你和四弟，真不知如何是好！”

黄氏老太太琢磨半日，叹了口气：“老二啊，俗话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去到湖南当老板’，创业艰难呐，只要二叔肯带，我看你还是去，也好谋个前程。家里的事，总还好办，没几亩田，平日我还能张罗，忙时，叫毓贵抽空回来打理一下，我想，他叔也不至于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请短工相帮，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

毓新和母亲商量一夜，第二天，娘儿两个，正要去钉木桩找兴章，这天，正好毓波也在家，于是，一起向钉木桩走去。

这钉木桩比野鹅村虽然要小，但是水系更加发达，几个池塘，一条小河，三面环水，从东、南、北面走，只有小路和便桥相通，村子里有几株大树，曾兴章家就在树下，一排青砖瓦房，两侧高高的翘檐山墙，就是他的所在。老兴章个子不高，留着两撇八字胡，他见多识广，为人豁达，对哥嫂都很尊敬，自大哥去世，也曾经给大哥一家不少帮助，十年前去湖南经营南货、作坊，发了，这次回江西，打算卖掉大部田产，只留下祖房和少量田亩作为根基，一家人迁往湖南姜镇，重建家业。他正要去大嫂处通报自己的打算，不想嫂子携两个儿子来到他家。

一阵寒暄，兴章首先和大嫂谈起去湖南兴业之事，黄氏见兴章事业有成，不禁赞赏道：“他二叔啊，这是件好事哩，你看这里，全靠老天吃饭。昨天毓新和我商量，想和二叔去湖南学做生意，不知二叔肯不肯带？”

兴章打量着身边的毓新，见他身体强壮，虽然显得有些古板，但是，人高马大，规规矩矩，站立在一侧，还有些威武，心里有几分喜欢，说道：“大嫂啊，毓新要是走了，你家老老小小，怎么照顾得了？”

黄氏说：“我想过了，野鹅村这一带，十年九涝，用遍浑身力气扑打，也就这么回事，不如跟着二叔学点本事，将来也好养家糊口，二叔若是肯带他去，你大哥在天之灵，一定得以安息。”

兴章听到这里，眼圈有点红了：“大嫂，此言过重了，大哥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是我担心毓新走后，你们怎么过？毓波才十一二岁，唉……”

黄氏说：“二叔不必担心，在家总有办法解决，孩子的前程要紧。”

兴章叹口气说：“这样吧，毓新走后，有什么事，叫毓贵过去相帮，江西这边，我留的田地也不多，本来就想留下毓贵打理，我们走后，这边事情不多，要他两边照顾，这样，也免得家里没有依靠。”

黄氏听罢，心里好生感激：“那，太谢谢二弟了。”

兴章转身对毓新说：“毓新啊！去湖南可不是什么享福的事啊！上千里路不说，人生地疏，全靠两手拼打，自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打败了，朝廷和洋人低三下四地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三千多万两白银；戊戌变法，老太后杀的六君子，谭嗣同谭大人就是湖南浏阳人；后来闹拳匪，杀洋人，烧教堂，八国联军进北京，到处杀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又是四亿五千万两，如今，年年都要为这个向外国人借贷，向百姓科税，哪里还有一片世外桃源？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那！”

毓新说：“二叔啊，这些道理我懂，开弓没有回头箭，毓新决定跟二叔出去闯荡！挣条活路。”

兴章不住叹气，兴章媳妇宋氏在一旁说：“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好，如今毓青又不知去向，嫂子日子也难熬！毓新要是能出息了，将来也有个依靠。”

毓波在一旁插不上嘴，但是，二叔的一席话，使他想了许多，家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可大清帝国又怎样？之所以弄得这么惨，觉得一是朝廷软弱、腐败，二是国家太穷啊！所以洋人才敢这样欺负我们。读书使他通道理，但是，小小年纪，能干什么？

毓新最终和兴章一家上路了。那时，浙赣铁路还没有修通，千多里路，只能一步步向前移动了。

三年过去，毓新满师，依旧留在二叔铺面打理。并在二叔兴章的操持下，与一贺姓女子贺桂芝成婚。这年六月，满师、娶亲后的毓新，带着媳妇回故里认祖归宗，看望离别三年多的老娘，哪晓得，这年，北方大旱，南方，特别是丰城地区，连降暴雨，出得城来，已经一片汪洋，周围百姓，不少地方断粮断水，苦不堪言。

发水那天，毓波刚从学堂赶回，只见洪水席卷而来，流进田里，接着田埂很快淹没，本来，再过个把月即可开镰，现在，大片稻禾浸入水中；四野鸡飞狗叫，农民也慌了神，有的赶紧跑菜地割收青菜，以备不时之需；有的连忙将散养的猪和在外吃草的牛往回赶；有的拼命搬运楼下的柴草粮食，以免断粮断薪，眼看水没过膝，汪洋一片。野鹅村比钉木桩地势略高，村子还在水面以上，钉木桩则全村进水，邻村朱家、杨家、袁家等村子都成了孤立的岛屿，只有巷里地势高，坐落在一小丘陵上，坡上还有一些菜地和其他作

物没有被淹。

毓波把辫子盘在脖颈上，扎着裤脚在里里外外忙碌，搬运东西。这毓波，今年已经十四岁，个子较同龄人高，看上去有十七八的样子，人长得俊俏，办事爱动脑子，从不狂言诳语，越发显得沉稳老练，深得黄氏喜爱。

毓贵把钉木桩的事安顿好，也赶到老娘身边，和毓波一起，把怕潮怕湿的东西移到高处，粮食和被褥搬到阁楼上，又从灶房移出一个装粮食的大木桶，放到大门边，这桶扁圆形，一米多高，对母亲说：“娘啊！这水来得太急，万一水大不退，躲避不急，这木桶就是救命逃生的东西了。”

黄氏望着村外的积水和淅淅沥沥的天空叹道：“今年怕又要绝收啰！听说你二哥要带着媳妇回来，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啰？水这么大，最好还是不要回，怎么过来！”

听说毓新满师，要带媳妇回来，老太太天天在盼，早就做好了迎接小两口的准备，布置了新房，备下不少食品、香烛、爆竹等必备之物，要不是这大水闹的，真要好好庆祝一番，他爹在九泉之下也该放心了。

毓波安慰道：“娘啊，你老就放心吧，二哥那么有能耐，还照顾不好自己？”

黄氏说：“都以为去到湖南就上了天堂，殊不知这一路的艰辛和艰苦哦！天上哪有掉金落银的事？什么不是靠自己奋力拼打？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啦！’”

正说着，门外矮子他爹毓田，披戴着蓑衣斗笠，来到门前，对黄氏大声说：“婶子，我在县城见到毓新，带着他的婆子，从湖南回来了！”

这毓田三十多岁，皮肤粗黑，打着赤膊，蹬着一双草鞋，穿着条黑裤子，裤脚管虽然卷得老高，也全湿透了，好像在水里蹚过似的。他家境贫寒，是这里的一户佃户，曾族一家。兴文在世时，对他家都有些照顾，兴文过世，虽然家境不如以前，凡有要求，黄氏贤惠，总还尽其所能，给些资助，所以，毓田对这位婶子也觉着亲切。这次他正是从县城打短工回来，见到了毓新。

这消息，一下子把母子三人都吸引过去了，黄氏急切地问：“矮子他爹，你当真见到毓新么？他们现在怎样？”

“见到了，这还有错？”毓田说，“就是过不来呀！毓新好说，他婆子怎

么办？他叫我回来先捎个信。”

黄氏对毓贵说：“这怎么办呀！非用船不可啊！”

毓波说：“要是春莲姐在就好了，她家有船哪！”

毓贵接道：“我去袁家一趟，不能叫二哥、二嫂总待在丰城县不归。”

黄氏担心：“这么大的水，袁家离野鹅村六七里，怎么去得了？”

毓贵说：“毓田能从县城回来，我就能去袁家！他二十多里能闯，我这六七里都过不去么？”

毓波立即应道：“三哥，我和你一起去，还有个照应！”

毓贵说：“你去干什么？春莲家的船又不大，能坐得下几个？你留在这里，照顾咱娘！”

毓贵收拾了一下，戴上斗笠，穿上蓑衣，就上路了，临行前，黄氏反复叮嘱：“水太大就打回头，千万要小心啊！”

“娘放心！”毓贵边答应边向村外走去。老太太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老天保佑！救苦救难观世音！”

毓波在一旁安慰：“娘啊！你放心吧，三哥好水性，浪里白条，这水也停涨了，还奈何了他！”

到擦黑，毓贵带着二哥毓新和二嫂回到野鹅村。毓新两口子还没有进门，老太太忙叫毓波：“快把爆竹拿出来放！”

毓波连忙打开神龛底下的香柜，拿出一挂早已准备好的爆竹，擦着洋火，点燃，爆竹在门外乒乒乓乓炸响起来。

毓新进门，“扑通”跪在地上向娘磕头：“娘啊！儿想你啊！今日带着媳妇给你磕头了！”

桂芝此时也跪了下去。老太太连忙拉起儿媳妇，嘴里不住说：“快起快起！让娘好好看看你！”

那贺桂芝小毓新三岁，虽然显得有些瘦弱，但是人长得也还清秀，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打了个髻，穿着件右侧开口的蓝色带小镶边姊妹衫，黄氏仔细打量，心里着实高兴。再看自己的儿子，三年不见，毓新显得老成多了，嘴边稀稀疏疏长出一些胡子。

毓波也好奇地打量着进门的嫂子和哥哥，觉得这位嫂子和蔼、面善，顿生好感，心想：咱曾家又多一个人了！再看二哥，依然那么强壮，那么有本

事，实在让人羡慕。

毓新知道野鹅村为水所困，在县城买了一些急需的食品、用品，还从湖南带回一些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摆了一桌。黄氏见后说：“千里迢迢，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啰！”

老太太早已把房间打扫干净，于是，叫毓贵爬到阁楼上，把搬上去的被褥盘下来，将儿媳引进后房说：“你和毓新就在这间住，我去张罗晚饭。”

桂芝忙说：“娘啊！你老歇着，让儿媳伺候你。”

于是，婆媳二人一同走进厨房。那厨房灶头有口近一米直径的大锅，炒菜蒸饭甚至煮猪食，都在这口锅里。野鹅村没有柴和煤，烧的都是稻草，灶旁一个风箱，拉起来，“啼啼嗒嗒”作响，得不停地往里加续稻草，才得火旺。杀鸡、煎鱼，个把时辰，饭菜做好，老太太叫毓贵、毓波两兄弟，取出曾兴文的牌位，放在案上，点燃蜡烛和香火，摆上供品和刚做好的饭菜，毓波再次点燃爆竹，毓新带着媳妇跪在草垫上，祭拜亡父，一家人这才开始团圆进餐。

在乡下，天黑后，洗涮完毕，大家都上床睡觉，今日不同，黄氏拿出平日很少用的那盏带玻璃罩的大煤油灯，把它放在厅堂的饭桌上，照得屋子通亮，一家人聚在一起拉家常，叙说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连毓贵都没有忙着回钉木桩。

毓新说：“娘啊！我这次回来之前就有个想法，你看二叔迁居到湖南，这几年，买田置地，日子过得滋润，如果还是守在钉木桩，十年九涝，也不得清场，我这次回，就是想和娘商量，是不是干脆，我们也把这里的田产卖掉，都去湖南？”

老太太对这事毫无思想准备，琢磨了一阵说：“儿啊，这事娘不是没有想过，家里的田，虽然没剩下几亩，可那都是你爹留下的祖田，虽然收成不好，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卖的，卖祖田不孝啊！田全卖出去，家就没有了根基，没了根基，一个家不就全散了？毓青现在不知去向，万一他回来，总还有个落脚的地方。”

老母亲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三个儿子也无法坚持，毓贵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过去外面闯荡的事，他已经习惯了按部就班地过农家生活；唯独毓波心里翻腾，读的书也比几个哥哥多，他看不出在这块地面上还有什么前途和出路，